



插图 阿占

崂山帖

周蓬桦

崂顶月

“不来崂山，等于没到青岛。”

那是上个世纪，某初游崂山，脑海里萦绕这样一句话。此言出自何方仙人？已难厘清，亦无需厘清。某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少年，在鲁西平原的县城读中学；茂盛的头发在五月的风中蓬乱如刺猬狗，舌尖跃跃欲试，去舔世界的锋刃，一点冰加一点寒。行前，母亲塞给我十几元钱，背包里装一包青食老厂产的钙奶饼干，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肩上，悦耳的水声在内部如马达微响。岂不知，到了崂山脚下，却看到满眼的水在溪谷中流，从石缝间向外溢，滴滴哒哒，渗入一株古柏的根须。到处都是水哦，把溪沟里的石头洗得又白又亮，像一片水灵灵的植物，崂山的石头也有仙气。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我看到海水是湛蓝湛蓝的，但不知道海水是齁咸齁咸的。于是乎，我毫不犹豫地把手壶里的水倾泼于地，与大海来了个掏心掏肺的替换——像孙悟空忽悠银角大王，我将一朵盛开的浪花忽悠进壶。

爬到半山坡时，一阵口渴难捺，拧开壶盖像某位战场上的英雄拉开了手雷的引线，滑稽的场面瞬间呈现，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遭到同伴的一番调笑，传播开来，成为那一年小城坊间排行榜上的一桩美谈。

约十余年后，我与两位写作同道再来崂山，于黄昏时分登上崂山巨峰，但见满目乱云飞渡，鸥鸟翔集，夕阳欲沉还迟。暮色下万壑注满秋风，星空伸手可摘，胸中豪情蜂拥。面对大海，我大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诵毕仰天大笑，直呼痛快！——忽而，往事席卷而至，忧伤漫上心坎，欲把海水一口气咕咚咕咚地喝干，消我一腔少年心事浩茫万古生离死别愁。

泪目的瞬间，山顶的明月镀上一轮荷尔蒙的光圈，半夜不肯隐匿。

仙柏记

在崂山，作为一个远来的异乡客，行程虽短，当地土著兄弟们却对我议论颇多——人们传说我掐指计算着某一艘渔船的归期，渔民一年的收成几何；关心北宅樱桃的口感与甜度，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工序。我还四处打听，崂山脚下古老的村舍，有没有马车和牛圈，有没有铁匠铺和裁缝店。总之，我希望工业文明的快车道，最好在山脚下戛然而止，或绕道而行，给喧嚣的人世间留下这块清风梳就的净土。

我站在老君峰下，面对那尊老子铜像久久发呆，穿越先秦八百年浮云，这位哲人的目光洞彻万物，直抵时间的核心，甚至不错过崂山秋雨后一张被风打玩的落叶。在他的眼里，一个人与一只虫子是平等的，叶子的结局即是万物的写照：从生长到消亡，有始有终，却又生生不已。

在太清宫，我在一株汉柏凌霄下突然变成一只老麻雀，喳喳喳，喳喳喳，食树下的草籽，喝叶片上的滴水。吃饱喝足，打个浅浅的饱嗝，扑楞一下飞上黑瓦屋檐。一块瓦残缺的半边，就是我终身厮守的巢穴。而在遥远的某年，先人们在石洞内修真炼丹，企图长生不老，但最终却没有任何一位活过一株汉柏。

康熙十一年夏，32岁的蒲松龄搭乘东家的马车，慕名而来，行程一天一夜。先入住王哥庄修真庵，后宿雨中青石涧。那天深夜，崂山打雷，蒲公半夜出门小解，被淋了个透湿，清早起来直打喷嚏，有偶感风寒迹象，幸亏喝了一碗房主煮的崂山野参汤，及时将感冒压住，否则游兴会丧失殆尽，天下文章少一名篇。

第二天午时，蒲公在下清宫突发灵感，遂孕《崂山道士》。后觉余犹未尽，又写下《香玉》，故事背景皆取材于崂山。此刻，我看到蒲公飘然而现，他着一件青布短衫，手持蒲扇，目光忧郁落寞，视游人如无一物，侧身穿树而过，化为气体。

最后，我看到作为一只麻雀的我，突然从瓦檐飞到树枝上，它无法预测明天或更远，只好在死亡来临之前，无知地叫两声。

与诸子登崂山

赵野

一

人世有代谢，往来古今
我会留下怎样一笔
成吨暗物质穿过我
带来了伟大诗歌的知识
看啊，鲸鱼总南北垂落
鲨鱼则东西凋零
我满怀谦卑，聆听天启
像先贤养志崂山

二

在崂山，面对大海
要坚持自己是一件难事
山海塑造我，四方虚空
不可以一般思量
很多声音来与永恒签约
泪奔的钢琴飞起
量子男孩弹了个窗
写出老青岛，惊羨海浪

三

海洋劫劫，端起冲锋枪
把思想突成筛子
我耳朵潮湿，全然不见
山海侵蚀的阴面
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秘密的伤心处
我试着向土星叙述
那只鸟和那座岛的沉没

四

人总在追问我是谁
不朽被等待，还被索取
旧式的抱负已很落伍了
何如回到山海本身
急就章亦能安天下
为什么还要去杀死海水
我一身烟火气向山叩拜
酒杯朗朗为山立传

五

盛唐的句法，或可丈量
诗能抵达的边界
词语果真排列妥切
大海也无言，静待花开
如是我矗立崂山巅
要求一种来世的合法性
紫气升起并西走
万物在生长，也在死去

六

如果对尘世真了无牵挂
何不穿过那道石壁
我为一棵汉朝柏树忧心
也是为人类忧心
追忆凝聚，这些事与名
或将与山俱传吗
像此刻，我把海赶上山
任神仙打风打雨

崂山日记

臧棣

第三波感叹悄悄袭来，
挺拔的绿松比绽放的玉兰
更守时；永恒想刺激我们的偏见时，
也未必能找到比它们
更好的例子。美丽的召唤
私有在山水的灵气里，
季节很关键，灵契也很任性。
山樱花依偎在山势中，
将异香叠放在异乡的尽头。
几乎没有人能忽略
这样的视角：峥嵘的苍石
一点也不亚于试金石
在海蓝的衬托下，同样很好使。
大海永远都在下面，
大海的守时毫无破绽，
很完美，直接打破了你的记录。
安静的波浪，并不仅仅
因为距离有点远，才显得很安静。
纯粹的视野，也很守时。
流泉非常清澈，一点也不害怕
见底时，你的快乐
和鱼的快乐，是否矛盾于
风景很幻象。或许非常圣地
尚不足以统一人的情绪
来自不同的南和北，但可以保证：
即使离登顶还有六十米，
深呼吸时，缭绕的云雾
早已落后于崂山很深意。

秋日下午，崂山行

胡弦

雕像很高，五十多米，
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我想的，不是他高不高，而是他像不像。
荒山改为景区，
海边，有人垂钓，有人发呆。
有人在古槐下问道，大海在他心中远去。
有人在山上盖房子，只要开一扇窗，
窗子里的大海就跑不掉。
拾级而上，在石栏那儿
看见了路上
多次谈到的那只流浪猫。
有人在照相，小西却蹲下来向它说：对不起，仿佛
她没带食物给它是有罪的。
回城的路上，王华一直在问我：哪些人的诗写得好？
我胡乱地说着一些名字。其实，
我在看海，和悬崖上不断闪退的树。
突然有人尖叫：看，夕阳！
我们抬头。那是即将落回人间的夕阳，在山顶上
发着刺目的光。
我们的车子仿佛在向它奔去。
其实，再过一会儿天就会黑下来。夕阳
将落到山的那一边，
——我们从未去过的另一边。我们
仍将停在这一侧，停在
渐渐隐入黑夜的大海边。



2022 下清宫

谢颐城

时间荏苒
人间依然

——题记

从九万里
风鹏正举的晴空俯瞰，你敢不敢
俯瞰崂山
从崂顶
一直看到下清宫
车子打着旋，像一根旋转的蛛丝
把我们放下来
我们来了，下宫
上次来，还是一九八三年
记不太真确了
妻的表舅招待我们
还有附近军港的军官
我还记得
门后一只只偷窥美味的眼睛
那些哑手指的孩子们
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还记得那夜水库放水
还记的开闸放出一道黄果树大瀑布
那水声一直响在耳边
就在下清宫那边的青山村
就隔着一条季节河
河道里巨石累累
像史前恐龙的老窝
太清宫
一个院落
套着一个院落
三官、三清、三皇殿
像俄罗斯套娃的层层密室
两千年的汉柏
几经雷劈还活着
大红的凌霄花
在蹒跚柏树上绽放，如同侧柏凌霄
绽放一天花雨
这奇观
我们没有眼福
最顶端还寄生着一株盐肤木
不可见
更令人向往，树中树
汉柏，凌霄，盐肤木
三位一体
顶端是盐肤木
侧生的凌霄
像汉柏胸侧剖出的孪生子
像三官殿
天地水三官显灵
汉柏，就是天上紫薇帝君下凡
这次没来得及看丘处机的诗
也没来得及看元太祖的敕谕
也没来得及看
著名的太清水月
我们走时，山色已暗
太清湾粼粼波光
深不可见
不见新月升起
得靠车灯照明
从黑暗中一路穿行
直到浮山湾灿若繁星
在眼前浮现